

## 編者的話

过去流行着一首歌謠：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債利高，苛捐杂稅如牛毛；眼前只有三条道：要飯，上吊，坐监牢。这首歌謠說出了旧社会豺狼当道、恶霸橫行，封建势力勾結官府作威作福，无恶不作的情形；也說出了劳动人民受剝削、受压迫，生活不如牛馬的悲惨地位。

“共产党，象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工人农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政治、經濟上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过着平等幸福的日子。想想从前，看看現在，真的换了人間。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們永远不能忘記过去，永远不要忘記階級斗争。

为了帮助讀者了解什么是階級、階級压迫和剝削，什么是真正的平等，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我們編輯了这套讀物。它包括家史、村史、厂史、地主的罪恶史、农业集体化的好处等几个方面的內容。这些活生生的階級教育材料，告訴我們什么是苦，什么是甜。启发我們想想过去，看看現在，望望將來，提高階級覺悟，在党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积极投入階級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項伟大的革命运动，把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五年一月

## 目 录

- 九死一生 ..... 胡兆英(1)
- 人間地獄 ..... 王永汉(18)
- 深仇难忘 ..... 张繼增(31)

# 九死一生

山东省貧农下中农代表會議代表 胡兆英

在旧社会，我是一个有仇有恨的苦孩子，在血和泪里泡了整整十四个年头，受的那些害，遭的那些罪，簡直沒法提了。我一家七口人，被恶霸胡德江、胡德河和一伙反革命分子残杀了六口，剩下我自己，也是九死一生，差一点被他們杀害了。現在，我头上还留下一个拳头大的伤疤；从那时候得的“羊癩风”，每一犯病就昏过去。提起这血海深仇，我就悲憤难忍，憤恨那吃人的旧社会，憤恨那罪恶的剝削制度！

逃荒十余年  
土地被霸占

我娘家是莒县平柳河庄。解放前，我家祖孙三代受穷。爷爷从小要飯，給地主扛活，被折磨得生

病死了。那时俺爹不满一岁，奶奶抱着爹逃荒要饭到了日照县。

旧社会到处是火坑，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到了日照县，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奶奶带着爹沿街讨饭，风里来，雨里去，流落颠波了十几个年头。冬天没的穿，就到野坟地里拾点死孩子衣裳穿。家里穷得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口锅和一个黑碗，做饭就用个黑碗当锅盖。爹二十一岁那年，日照县斜屋村有一家姓刘的贫农，见爹忠厚老实，就招他做了养老女婿。这就是我的姥娘家。

爹在姥娘家，辛辛苦苦干了七、八年，还是穷得吃不上饭。这期间，娘已生下我们弟妹三个。在旧社会，财主生儿如生福，穷人添人如添苦，人口一多，生活就更难熬了。我六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三八年，爹和娘又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了老家平柳河。过了两年，我和奶奶也从日照县回到了老家。

回到老家以后，我家已经七口人了：奶奶、爹、娘、弟弟、两个妹妹和我。日子过得更紧了。那时，我家的四分地（合市亩一亩二分地），早被恶霸胡德江、胡德河霸占去了。

胡德江、胡德河是平柳河的大恶霸，反动道会門“仙天道”的头子。胡德江的三儿胡长正当过汉奸，和当时的大汉奸朱新斋有勾結。胡德江、胡德河依仗权势，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是庄里的“站街虎”。

有一天，我爹向胡德江要地，这个恶霸把眼一瞪，指着我爹的鼻子說：“胡长清，你这穷鬼穷不起啦！你爹使了我的錢，这地早作价卖給我了。”我爹听了，又气又恨，就質問恶霸胡德江說：“你說我爹使了你的錢，有什么凭据？”恶霸拿不出凭据来。接着我爹又追問他：“你說把地卖給了你，为什么这地契还在我手里？”說着，我爹就从腰里掏出了地契。这个恶霸当着老少爷們的面，实在賴不过去了，就把这四分地退給俺了。誰知，这一要地，大祸就来了。

恶霸密謀下毒   
亲人五口丧性 

一九四一年秋天，高粱晒紅米了，家里穷得沒有一粒粮，一家老小靠吃野菜充飢。七月二十一日，我爹出門去了，弟弟妹妹餓得直哭。娘忍心不

过，就到自己地里掐了几穗高粱来家做“糊粥”喝。两个恶霸诬赖我娘偷了他的高粱，就拿这个作借口，密谋杀害俺全家。胡德江、胡德河指使他的狗腿子胡德庆去下毒手。胡德庆在东北当过十二年土匪兵痞，杀人成性。这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提着一个镢头找到俺家里来了。一进門，碰到我娘二话没说，抡起镢头就朝她头上劈，娘看事不好，就往院子里跑。凶手急忙赶上去，又一镢头，只听到俺娘“嗷”的一声，娘的头被劈成两半，躺在血泊里。在娘怀里吃奶的小妹妹，也被凶手摔在一旁。这时五岁的弟弟吓得哇哇地哭着扑过去找娘，这个狼心狗肺的凶手连五岁的孩子也不肯放过，赶上去双手抹着弟弟的脖子，恶狠狠地骂道：“去你妈的！”又把弟弟活活地抹死了。我和奶奶吓得大声哭喊：“救命啊！救命啊！”这时候左邻右舍都在坡里干活，没人来救。凶手抹死了弟弟，又拾起镢头奔我奶奶来了，朝我奶奶的头上又是几镢，可怜她老人家的头也被劈得脑浆和鲜血都淌了出来。我哭着去拉奶奶，凶手又朝我头上砸了一镢头。我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赤手空拳的老婆、孩子，就这么平白无故的被

恶霸凶手杀害了。

爹出门回来，看到一家人东倒西歪，血流满地，奶奶、娘、弟弟都死了。吃奶的小妹妹满身血糊糊的，我的头上正淌着血，只剩下了一口气。爹慌忙给我包了包，从院子里把我抱进屋里。六岁的二妹妹，当时不在家里，没有遭杀害。她从外边回家一看，朝着爹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哭着找奶奶、找娘。爹对着死去的亲人，心疼得象刀割一样，仇恨的怒火在他心里燃烧着。怎么办？打官司去！爹也知道旧社会穷人打官司是打不赢的，可是，不打又怎能忍下这口气呢！于是他就告到了当时的汉奸区公所。旧社会，汉奸、地主、恶霸一个鼻孔出气，哪里有穷人说理的地方！恶霸胡德江、胡德河用钱买通了旧官府，杀人凶手胡德庆跑到大汉奸朱新斋那里被保护起来了。结果，冤不能伸，仇不能报。这两个恶霸还是逍遥法外，没有动着他们一根汗毛。在旧社会，穷人就是这样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啊！

后来，我的伤口化了脓，五、六年没有好。热天里，血和脓流在脸上，蛆从伤口爬到鼻子里，眼看我也活不成了。父亲和穷邻居们把我抬到纪家店子，求亲告友，才给治了治，总算活下来了。我的



两个妹妹因为受了惊吓，連病带餓，不久也死去了。一家七口人死去了五口。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还是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再遭胡德江、胡德河的暗害。晚上，父亲把我藏起来，有时躲到山沟里过夜。那时我只有九岁，生活逼着我担起家务担子，分担着父亲的憂愁。

## 家乡初解放 敌人夺“印把”

一九四五年，我的家乡第一次解放了。父亲听说来了共产党八路军，高兴地叫着我的小名說：“小文啊，咱穷人的苦日子可熬到头了！等你长大了，我領你当八路军去，再不受那些恶霸的欺侮啦！”不久，俺庄来了工作队，講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組織起了“农救会”。苦大仇深的父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参加了农救会，我头一回看到他脸上有了笑模样，話也多起来了。他常对我說：“咱穷人要翻身过好日子，就得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

父亲在党的教育下，阶级觉悟很快提高了。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

了民兵。

这些事，恶霸胡德江、胡德河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知道共产党来了没有他们的好日子。我们也不会忘记被他们残害的阶级仇。于是，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想鑽进来，把大权拿到手。

那时候，俺庄刚解放，阶级成分还不大清楚。“仙天道”分子商余就趁这个空子混入党内，当了村指导员；“仙天道”分子胡兆瑞当了公安员。印把子被坏分子夺去了。

这些人表面上伪装积极，甜言蜜语地靠近工作队干部，也喊“共产党万岁”，暗地里却和恶霸胡德江、胡德河勾结一起，打击陷害贫农。他们还想拉拢我父亲。父亲没有上他们的当，一直和他们作斗争。当时庄里有个老贫农枚传吉，当过八路军，复员来家后，看到他们吃喝嫖赌、为非作歹，就同他们作斗争，因此成了阶级敌人的眼中钉。到反奸诉苦的时候，这帮坏蛋就进行阴谋策划，借机斗争了枚传吉。当时我父亲坚决反对，就质问他们：“枚传吉是老贫农，是复员军人，为什么要斗争他？”坏蛋没话回答，就污蔑枚传吉的弟弟偷了别人的东西。父亲把这事反映到区上，后来区里来人，经过调查，依照

党纪国法，将有关人员进行了处理，选我父亲当了村指导员。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区里在任家口村召开了十五个村庄的群众诉苦大会，父亲在会上诉了苦，揭发了恶霸胡德江、胡德河的罪行。这事，当天就传到了恶霸胡德江、胡德河的耳朵里。他们恨透了我父亲，想等我父亲一来家就把他治死。当天晚上，父亲开完诉苦会回来，到村团部去开门，谁知胡德江、胡德河和他的二儿胡长平早在村团部的厕所里隐藏好了。父亲刚要开门，三个凶手一下子窜出来，正要下毒手，被村里的人冲散了，才没被害死。

### 恶霸怀恨在心 父亲惨遭杀害

这次暗害未成，恶霸们又派人来吓唬我父亲说：“你要小心点，要留点后路，要不，你就得死在‘进步’这两个字上。”我父亲没听那一套，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们说：“就是死，我也要同这些坏蛋斗争到底！”父亲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贫农，斗争了这两个恶霸，分了他们霸占的土地、牲口和其他财产。

这时，俺庄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起来，恶霸坏蛋时刻进行阴谋报复。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日，父亲从“民兵联防”队部驻地西涝坡来家刨花生，刚吃过晚饭，胡德江的四儿胡长德来找我父亲给他开个“路条”，说是第二天要去赶集。父亲真的相信了，就到村团部去给他开“路条”。谁知道，这一去，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当天晚上，我一直等着。等到深夜，也没见父亲回来。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去找父亲，找到村团部，屋门敞着，没有个人影。我又到花生地里去找，还是没找着。

我一边哭，一边找。在路上，拾到了父亲的一只鞋。可是父亲哪里去了啊！一天，两天，三天……，我心里慌成一团。我一个人该怎么过日子？那时候我才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啊！

过了不久，我接到一封用我父亲的名义写给本庄富农胡谨的信，上面还盖了我父亲的手戳。信上说我父亲携枪到高密投了国民党，住在高密“三义栈”，叫胡谨好好“照顾”我。他们派人拿着这封信念给我听。我想：父亲常对我说，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怎么能投了国民党呢！我不相信。

庄里一些穷兄弟爷們也不相信，他們說：“胡长清老輩子受穷，共产党来了才翻了身，絕不会走那条道！”这时恶霸胡德江、胡德河和一伙坏分子就在庄里散布謠言說：“胡长清带着公款和枪投了敌，已經从高密来信了。”

从这以后，他們就拿我当“伪軍家属”看待。恶霸胡德河还不死心，晚上經常翻穿着皮袄，蹲在俺家門口，想等我出門时把我砸死。我吓得早晨晚上不敢敞門。这个恶霸就借这机会把俺家的磨、秫秸、瓜干、被子等，都搶走了，想把我活活餓死。恶霸胡德河来抬俺的磨的时候，我在屋里看見了，就喊着不叫他抬。狠毒的恶霸竟用扁担从窗櫺子里伸进来，狠狠地打了我几扁担。我挨打受吓，昏过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得了羊癇风，精神失常，隔些日子就犯一回病，一犯病就昏倒在地上。

有一回，胡德江的三儿媳妇在街上碰到我，裝出可怜我的样子，叫着我的小名說：“小文呀，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你爹心真狠，怎么能撇下你走了。到俺家来耍耍吧。”到了她家，又对我說：“你不是爱吃干飯嗎？我做的小米綠豆干飯。”說着就給我盛上了一碗。当时我就想：人家說胡德江的三儿媳妇

是个“女妖精”，菩薩嘴刀子心，对我怎么这样好呢？我接过碗来吃了一半，觉着有股恶味，就没有再吃。回家后昏迷不醒，躺了三天。原来是这个人面兽心的“女妖精”，在干饭里下了毒药，想把我药死，只因为我吃的少，才没有药死。

这年除夕，我还盼着父亲能回家过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几斤麦子换了几斤面，准备父亲来家包饺子。这天晚上，我正在屋里和面，恶霸胡德河用一个炊帚蘸了屎从窗户投进我的面盆里，接着又用石头砸我，面盆也被砸碎了。恶霸们就是这样迫害我啊！

我找不到父亲，整天担惊受怕，又没的吃，一个人经常在屋里哭。我被折磨得不象个人样了。

后来，区人民政府觉察了恶霸胡德江、胡德河想杀害我，又看到了用我父亲名义写来的那封信，信上的发信地点和邮戳对不起头来，知道里头有鬼，就决定派工作组来俺庄进行调查。

## 血案真相大白 牢记阶级仇恨

一九四七年二月，区人民政府工作组到了俺

庄。我见到了亲人。工作组的王大姐照顾我吃穿，时刻不离我身边，生怕再遭敌人的毒手。



工作組經過詳細調查，才知道惡霸胡德江、胡德河被斗以後，一直懷恨在心，千方百計想殺害我父親。他二人和他們的四個兒子，勾結了一伙壞蛋，早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九月六日、九月十二日，就在胡德江家里開過三次會，密謀殺害我父親。他們認為殺了我父親，平柳河就沒有人敢出頭反對他們的了，他們在平柳河就可以為非作歹。胡德江在他們的密謀會上說：“有咱就沒有胡長清，有胡長清就沒有咱，非殺他不可！”胡德河還說：“你們放心，打死胡長清，一點事都沒有，打官司他都沒有人了。”他們一條一條地商量了殺死我父親的辦法，有的去找我父親開“路條”，有的去籠絡監視積極分子，有的在村團部等着打。他們還發了誓：“誰要走漏了風聲，就叫他和胡長清埋在一个坑里。”

就在十月二日那天晚上，惡霸胡德江、胡德河這伙反革命分子商量好了，趁我父親來家刨花生這個機會下毒手。他們一面把積極分子籠絡起來，派人去講“三國”，一面叫胡德江的四兒胡長德去騙我父親到村團部寫“路條”。就在我父親寫“路條”的時候，胡長德遮着燈影，胡德河拿着一個鐵錘偷偷地

进了屋，从背后朝我父亲就打了一铁锤。因为打得不准，没有打倒，父亲喊了一声，伸手就去摸自己的枪，想往外跑。这时，胡兆瑞在门口堵着，一下子把我父亲摟住，接着五、六个凶手一齐上来，铁锤、斧头、棍子乱打一阵，父亲被打昏了。凶手们用绳子把我父亲捆起来，吊在梁头上。胡德江的二儿媳妇、三儿媳妇都去了。凶手们带着刀，把我父亲的耳朵、鼻子、小腹、睾丸都割下来了。我父亲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地割死了。害了我父亲，他们又在酒里滴上我父亲的鲜血，喝了“齐心酒”。当晚他们偷偷地把我父亲的尸首埋在下河里。

杀害我父亲后，他们拿到了我父亲的手戳，一面用我父亲的名义写了封假信，叫胡德江的大儿子胡长功带到日照县东关邮局发出，一面在庄里造谣惑众。他们又想出各种狠毒的法子，想把我害死，把俺一家人斩尽杀绝。

可是，解放后是穷人的天下！他们一手遮不过天来，他们做的坏事终究瞒不过群众，瞒不过共产党。

三月二十五日那天，工作组的毕同志一早就去叫我，他告诉我：“小文，你父亲被杀的案件查清

了，害死你父亲的凶手都逮捕了。現在咱們就去扒你父亲的尸首。”我跟着毕同志到了下河滩，尸首扒出来一看，还使猪毛繩綁着，鼻子、耳朵都沒有了。看到父亲死的慘状，我心里象插上了万把鋼刀，难受得嚎啕大哭起来。我想到父亲受了半輩子苦，刚直起腰来，就叫那万恶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害死了。我越想越难过，越哭越厉害，在场的叔叔大爷們也都哭起来了。

反革命分子、恶霸胡德江、胡德河和他們的四个儿子等七名凶犯，被人民政府逮捕，當場枪决了。凶犯胡兆瑞当时逃跑了，一九五三年也被我政府逮捕归案，判处了无期徒刑。

平柳河二次解放后，我彻底翻了身，共产党給我报了三輩子的血海深仇。只有党和毛主席才是我的亲人，沒有共产党，我早就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从那以后，党一直派王大姐、卢大姐帶着我，直到把我帶大，出了嫁，才放下心。現在我已經有了五个孩子，也是七口人的家了，可是比我奶奶、爹、娘那时的七口人的家，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和我丈夫在旧社会都是一棵藤上的苦瓜。俺們常說，要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过去的階級

苦，永远不忘阶级斗争。

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参加了山东省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和光荣。在济南，我向许多工人和干部诉说了我家的血泪史；回莒县以后，又向机关干部和学校学生诉说了我家的血泪史。在旧社会，我这个被地主恶霸的刀按在脖子上的苦孩子，今天能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成了贫农下中农的代表，让我在许多大会上控诉过去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能知道贫苦农民在旧社会所受的杀害和悲惨遭遇，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过去的深仇大恨，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把革命进行到底！要坚决同一切阶级敌人作斗争，搞好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 人間地獄

山东省貧农下中农代表會議代表 王永汉

旧社会的农村，是地主的天堂，农民的地獄。我們貧苦农民成年累月被地主階級踩在脚下，不得翻身。我今年六十五岁，在那个人間地獄里，整整熬了四十三年。所受的苦，真是几天几夜也訴不完！

父亲死无葬身地  
我年九岁陷地獄

我是菏泽县高庄公社高庄集人。解放前，俺家祖孙四輩給地主扛活。我記事时，全家七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住在地主家的一間小柴禾屋里。爹給刘家地主干活，劳累得生了重病，比豺狼还狠的地主，怕爹死在他家里，就把俺全家人从小柴禾屋里赶了出来。一家人无处存身，东奔西跑。以

后穷兄弟爷們帮助，盖起一个小草棚住着。到了冬天，大雪封門，一家老小冻得縮成一团。全家人餓得面黄肌瘦。

爹看着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对娘說：“我还是出去扛活掙点吃的吧！”娘哭着劝爹說：“你一身病，怎么能再去受地主的折磨啊！”爹含着眼泪搖了搖頭說：“穷人哪能顧得这些，明明是座刀山也得往上爬啊！”过了不几天，爹就到一户姓楊的地主家里扛活去了。

天下的烏鴉一般黑，世上的地主一样狠。爹在地主家里，劳累折磨，不得温飽，病更重了，又被赶出門来。不久，爹就死在这地主的“刀山”上。爹死以后，連个葬身的地方都沒有。娘領着俺兄妹們去求告地主，狠心的地主罵着說：“我地里沒有埋死鬼的地方！”把俺娘儿几个轟出大門。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里，穷人的处境就是这样的悲惨。活着沒有出路，死了，还没有葬身之地啊！

自从爹死以后，我整天跟着娘要飯吃。那时，穷人吃的不如地主家的狗。有一次，我餓得心慌眼花，就到地主家的狗盆里挖了点狗食吃。地主发现了，喚出狗来咬我。那恶狗张牙舞爪扑过来，咬得

我两腿鲜血直流。这样的穷日子，娘实在沒有法子好想。我九岁那年，一天，村里的大烟鬼高克明突然来到俺家。他花言巧語地对娘說：“高庄集有个赵师爷，家里有吃有穿，就是沒有个儿子。你孩子要是去，受不了苦，遭不了罪。”娘被他說得沒了主张，就摸着我的头，流着眼泪說：“孩子，这苦日子难熬啊，你到赵家逃个活命吧！”我一听要离开娘，一头扑到娘怀里，哭着說：“我不去，跟娘要飯餓死也愿意。”娘万般无奈，最后还是領着我跟随大烟鬼高克明来到赵家。

这赵师爷，外号叫“赵閻王”。这个人一脸横肉，两只狼眼，凶恶得很。他在黄河碼头上当过“师爷”，敲詐勒索，无恶不作，在高庄集一带霸占了一片土地。我和娘一到他家，赵閻王立刻指使狗腿子兰二拿出笔墨硯台，写了一张“卖身契”，上写着我終身卖给赵閻王，身价五百銅錢。娘一听要她卖儿子，忙哭着搖手說：“我不能卖我的亲骨肉！”狗腿子兰二，上去一把抓住娘的手，在卖身契上按了个手印。大烟鬼高克明，从地主手中接过銅錢，偷偷拿出二百銅錢，把剩下的三百銅錢塞到娘怀里就溜走了。我和娘抱在一起，哭天嚎地。赵閻王豎眉瞪

眼指着我娘說：“这里不是发丧的地方！”一脚把娘踢倒在地上。狗腿子兰二从娘手里夺过我去，用胳膊夹着拖进门里，砰的声关上了黑大门。从此，我就陷入了人間地獄。

### 打肚夹脚痛难忍 披麻戴孝跪灵堂

赵閻王这个恶霸地主，在我到他家之前，就有个穷人家的女孩子被他活活地折磨死了。我一踏进他家門槛，就做了他的奴隶。每天，天不亮就得爬起来，扫地、倒水、擦烟灯、端屎盆、提尿壺，直忙到深更半夜才睡下。我从小跟娘要飯，吃糠菜撑了个大肚子；跑路多脚底板长的寬。赵閻王嫌不好看，說給他赵家門第丢脸，叫我每天喝薺薺菜打肚子，并用三块木板做成木鞋，叫我穿着夹脚。肚子餓得难受，脚夹得鑽心痛。我一天天地瘦下去，直瘦得三根筋挑着头，走起路来两只脚跳搭着走，赵閻王还是逼我喝薺薺菜，穿夹板鞋。稍有反抗，他使用皮鞭打。我身上被打得青伤压紅伤，沒一块好地方。

赵閻王常常伸着大拇指对人夸耀，說：“姓赵的是天下百姓第一家。”所以，到他家的人，都得学着念几句“百家姓”。有一天，他抽完了大烟，教我念“百家姓”。我一見他的面就吓得渾身打哆嗦，哪还能記得住他教給的字呢。他教一句，我忘一句。背不上来，他就拿大烟枪打我的头，我滿头被打得疙疙瘩连疙瘩，也不敢吭一声。他給我起了个奴隶名字，叫“小来順”。有一次，他忽然皮笑肉不笑地問我：“小来順，‘化子’好还是‘公子’好？”我以为他是指花瓶上的花好不好看，就随口答道：“花子好。”赵閻王一听，頓时大怒，他瞪着那双狼眼，恶狠狠地罵道：“你这臭婊子养的，沒有出息的东西！”說着就順手拿起樟木条，照我头上乱打一陣，打得我蒙头轉向，也不知为了什么。还有一次，赵閻王浇花，自己不小心，把水洒到脚上，也拿我出气，罵我是“丧門星”，把他“丧”的百事不如意，用带刺的劈柴打得我血流滿面。

有一年，赵閻王的一个十来岁的閻女死了，要和地主李清芳的死儿子結“阴亲”。“富人办丧，穷人遭殃”，赵閻王硬逼着我給他閻女披麻戴孝，跪守灵堂，哭“姑姑”。我哭不出眼泪来，他就把我按

倒地上，抹了我两眼芥菜面，辣的我两眼疼痛，不住流泪。第二天，一双眼睛肿得象铜铃一样。

## 逃出地獄难 毒打晒“人杆”

赵閻王家的罪，我实在受不了，便想逃跑。一天，我刚刚逃到門口，就被狗腿子兰二发现。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拉回去了。狠毒的赵閻王把我吊在門柱上，掄起馬鞭子，沒头沒脸地毒打了我一頓。打完了还不甘心，一松繩子又把我从門柱子上摔了下来，跌得我鼻子口里窜血，昏了过去。

夜里，我苏醒过来，周身疼痛，就想：逃，逃不掉，死，死不了，还有穷人的活路嗎？难道就这样等着折磨死嗎？不！不能！反正是个死，能逃出去餓死，也不能在这地獄里折磨死。我还是要逃跑。一天，赵閻王騎着馬和狗腿子一块出去了，我看家里沒人，就爬树跳墙逃了出去。本应向西北跑，誰知迷失了方向，向东跑开了。正巧赵閻王隨着馬看庄稼，和他碰了个对面。他一看是我，就打着馬追赶过来。我看事不好，一头鑽进谷地里。

当时，正是大热的中伏天，谷子长得齐腰高，我光着身子，谷叶子拉得我浑身红糊糊的。一个孩子怎能跑得过马呢！跑来跑去，结果又被赵阎王捉住了。这次，一进门，赵阎王就用铁链子锁住我的脖子，挂在树上，把我的一条腿也绑在树上。我低不下头，弯不下腰，只有一条腿着地。在火毒的太阳下，晒我的“人杆子”。我被晒得满身汗淌，口干舌焦，头晕眼花，全身曝起一层黑皮。夜晚，他又把我推进地窖里，和兔子一块睡觉，还不准给饭吃。一连二十几天，把我折磨得活不象人，死不象鬼。幸亏做饭的刘大娘，每天偷偷送给我两碗小米汤喝，才没有饿死。

### “阎王”心狠毒 刀割我身肉

俗话说：“越穷越苦，越富越毒。”赵阎王知道我对他怀恨在心，就又设下害死我的鬼圈套。一天，狗腿子兰二假情假义地问我：“赵师爷对你这样狠，你恨不恨他！”我心里早就恨透了他，可是嘴里不敢说，便摇了摇头。他又追问说：“要是我把他按倒

地上，你敢不敢打他。”我还是摇摇头不敢吱声。狗腿子见用软法子探不出我的真心话来，就威胁说：“你要不敢打，我揍死你！”我被逼无奈，只好说了声：“敢。”谁知，赵阎王早就蹲在门外探听了。他一听我说了个“敢”，就忽地闯进来，大声骂道：“狗杂种，胆大包天，你还敢打我！好，叫你尝尝爷爷的厉害！”我一看惹下祸了，吓得趴到床底下。赵阎王和狗腿子兰二扯着两腿，把我拖出来。接着，兰二把我倒背着双手捆了起来，叫我双膝跪在一块砖上。人面兽心的赵阎王找出一把牛耳短刀，递给兰二，叫他磨快，又支起一口小油锅。他抽足了大烟，见油锅烧开了，吆喝了一声，叫兰二把刀拿过来。他瞪了瞪狼眼，恶狠狠地呲着牙说：“今天我要零刀子旋你！”他拿着闪闪发光的短刀，在我眼前晃了几下子，照我胳膊上就割下一块肉来，丢到油锅里炸，逼问我“敢不敢打他”？我疼得浑身打颤，说不出话来。赵阎王见我说话，又用筷子夹着这块人肉叫我吃。我不吃，也不回答。他又割了我一块肉，丢到油锅里。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面对着滚滚的油锅和这个吃人的赵阎王，咬着牙，忍着痛，把仇恨咽在肚子里，直到他们把我折腾得不省



人事，也沒說一句熊話。

等我苏醒过来，已經躺在地窖里了。一睜眼，只見做飯的刘大娘，正坐在我身旁流眼泪。她一面抽泣着，一面用白面把我的伤口糊上。我的胳膊肿疼得厉害，渾身发烧，一連好几天昏昏沉沉。狗腿子兰二看我起不来身，又从地窖里拖出我来，臭罵說：“你再不干活，就割你第二茬！”地主阶级和他的爪牙就是这样的残忍！

打在儿身上，疼在娘心上。娘听说我在赵家受折磨，有一天要飯走到大門口，想进去看看我。赵閻王不准她进大門，还罵着說：“活是我家人，死是你家鬼，人沒死你这臭娘們来干啥！”娘苦苦哀求要看我，赵閻王鬼脸怒变，拿起竹竿毒打了娘一頓。我听到娘的哭声，就拚命往外跑，赵閻王狠狠地关上了大門。娘在外面哭，我在門里喊。娘哭儿，儿喊娘，哭喊凄惨。狼性的赵閻王又掏出短刀朝我腿上一擦，說：“不准哭娘，再哭就剝你的皮！”

打这以后，我决心要逃出地獄。有一天，趁赵閻王不在家，邻居李大娘帮我爬墙逃出赵家，給我帶路逃出了虎口。

## 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那种年月，穷苦人任你走遍天涯海角，也得受罪。我从赵閻王家逃出后，娘怕他找上来，就带着我和哥哥、二姐、妹妹，背井离乡，往陕西逃去。路上一家人拖着枯瘦的骨架子，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了两个多月，才来到了陕西蒲城县。在蒲城，举目无亲，生活无着，娘不得不忍着心疼，把妹妹给了人家，弄了几个钱，租了个窑洞住下来。

我十八岁那年，因生活所迫，又独自下了洛阳。托亲拜友，到一家酱园当学徒。掌柜的姓李，一肚子黑心肠，光知盘剥工人。我们工人每天起五更熬半夜，挑水、腌菜、上磨、下磨……。一年三百六十天，累死累活，还挣不出吃穿米。学徒学到三年头上，才要挣点工钱了，酱园忽然起了火，黑心的掌柜，撇下工人，带着家产偷偷地溜了。工人一文钱也没捞着，还把铺盖给烧光了。

在洛阳生活不下去，我又沿途要饭回到陕西。那里的生活更苦，一家人都要饭。没法，娘、哥哥

和我又要着飯回到了老家。家乡还是地主的天下。我和哥哥給地主刘文明扛活，年老的娘給他家办飯。不久，娘和哥哥就死去了。哥哥死的那年是五十三岁。他从十三岁就給地主扛活，打了一輩子光棍，直到死連个大号也沒有。我那可怜的娘，她老人家，一輩子沒吃上一頓飽飯，沒穿上一件新衣裳。二姐在陝西卖給人家，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卖了一个孩子当盘費，回了老家，不几年也餓死了。万恶的旧社会和地主階級害得俺全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我每当想起这血泪史，就恨得青筋暴起，怒火烧心。

## 翻身得解放 不忘共产党

一九四二年，家乡第一次解放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随党打游击，当了联络员。一九四七年，在党的领导下，斗倒了地主，推翻了地主階級的統治和剝削。我們广大貧苦农民翻了身。~~入社~~化后，我担任了大队治保主任。党經常教育我，~~不要~~忘記階級斗争，我記住了党的話。在一九六三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揭发了本村反动富农的阴谋倒算和破坏活动。集体就是我的家，维护集体利益是我的职责。一九六四年夏季，天要来雨了，我积极组织社员将场上的全部麦子垛起来。垛好以后，接着就下起连阴大雨一个多月，全队的两万多斤麦子没受损失。

一九六三年，我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参加管理国家大事。真没想到，我这个在旧社会被踩在脚底下的人，今天能同劳动人民一起当家做了主人。一九六四年，我又当选为贫农下中农代表，出席了山东省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我们贫农下中农代表还被邀请参加了省和济南市的国庆十五周年观礼。站在观礼台上，看到人民的欢乐情景，我感动得流下了喜悦的眼泪。今天我能当上人民代表和贫农下中农代表，得到这样的荣誉，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的。我常常对俺老伴说：“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咱穷人的今天！”吃水不忘掘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我要永远听党的话，紧紧和贫农下中农团结在一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深仇难忘

莒县南坊公社张家庄生产队贫农社员 张继增

提起旧社会，我就恨得牙根疼。我与旧社会有着杀亲大仇：三十多年前，我家四口人被残杀的情景，直到今天，还活现现地在我眼前。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里，豺狼当道，官官相护，他们只许财主行凶，不许穷人告状。俺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今天，咱们劳动人民坐了江山，当家做了主人。我要控诉那杀人的强盗！控诉那满手鲜血的恶霸地主！控诉那为地主阶级效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 “四虎”欺穷人 哥俩双被杀

我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三亩九分山岭薄地。父叔叔和大爷一年到头靠扛活、要饭过穷日子。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叫张仁，二儿叫张采。这

两个哥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被恶霸地主杀害了。

一九二七年，张仁哥家打了几升麦子，两口子没舍得吃，便做成水饺卖，想赚点麸皮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那知，破屋偏遇连阴雨，他这小买卖被俺村恶霸地主王立俊瞅上了。

恶霸地主王立俊，兄弟四个，人称“四只虎”。他家有五十多亩好地，三十多亩山场，雇着长工，做着买卖。他的表叔、表兄是当地的伪区长和伪区中队长。他仗着有钱有势，就在村里为非作歹，欺压穷人。自从张仁哥卖水饺那天起，他就三日两头去吃，光吃不拿钱，叫记着账。张仁哥这小买卖，本小利短，没有多久，就叫他吃得干不下去了。有一次“山会”上，张仁哥壮了壮胆子向他要账。恶霸地主王立俊把脸一翻，骂道：“穷小子，你瞪起眼来看看，凭着我吃水饺能不给钱！”抓起“交杈子”朝张仁哥头上就打，直打得张仁哥头破血流，昏了过去。张仁哥苏醒过来，觉得满肚子委屈，无处伸诉，就在这天晚上，到王立俊场园的一棵树上吊死了。

王立俊的继父王彦曾托二哥张采作保借了一笔钱，二哥向王立俊要这笔钱，王立俊翻脸不认账，反而喊出“四只虎”把张采哥打死了。父亲和叔叔忍

无可忍，就抬着死去的张采哥，到莒县城去打官司。恶霸地主看事不好，就串通本村大地主 藥清春 和 訟棍李安出来“說和”。这两个家伙，連逼迫帶威胁，說什么“惊动官府沒有你的便宜！官府里向活的不向死的！”只給口薄皮棺材了事。父亲和叔叔不答应，他們就吓唬說：“你要是去打官司，你們俩也活不成！”就这样，父亲和叔叔含泪忍恨，把张采哥的尸首埋葬了。

一年零两个月的時間，张仁、张采哥哥两条人命，就这样白白地断送了。这是恶霸地主王立俊欠下我家的第一笔血債。

### 血迹未干仇未报 父亲叔叔又遭杀

父亲和叔叔看見两个哥哥被杀害，告状不成，仇不能报，就把仇恨埋在心里，想等待有朝一日再报这血海深仇！那知，王立俊这个狼心狗肺的大恶霸早有戒备。为了“灭絕后患”，这杀人魔王竟下了“斬草除根”的毒手。

张采哥死后半年多，也就是一九二九年六

月，王立俊到伪区公所诬告我父亲和叔叔是“土匪”，并暗暗和他的表叔杜子云（伪区长）和表兄纪仁斋（伪区中队长）说：“一定要治死他们！要死的，不要活的！”

六月十八日，天还没亮，纪仁斋就带着兵包围了我家。父亲被抓走了。这伙匪徒先把父亲的脚腕骨砸碎了，又吊在村头一棵树上，疯狂地毒打，然后朝着父亲胸口打了一枪。子弹穿透心窝，鲜血淌了一地。这年，我十一岁，弟弟才八岁，娘儿三个一看我父亲死的惨状，放声大哭起来。叔叔听见父亲被杀，光着身子跑了出来，对匪徒们说：“他是好人！”一句话没说完，匪徒们又朝着叔叔的肚子打了一枪，肠子淌了出来。叔叔拖着肠子，藏到邻居家的床底下。匪徒们又追上去，用绳子套着叔叔的脖子，把他拖到父亲尸体跟前。残无人性的匪徒，当着我们母子的面，用铡刀把叔叔的头铡了下来！用枪探子把俺娘打得遍体鳞伤。临走时，又朝俺娘头上打了一枪。幸亏娘的头骨没伤着，没有死。

这伙比狼还狠的野兽，行凶以后，又把叔叔的头带去“报功请赏”；把恶霸地主王立俊的两支枪带去，作为父亲和叔叔当“土匪”的“证据”。处处为恶

霸地主效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竟不問青紅皂白，把叔叔的头挂在莒县城門上示众。劊子手杜子云和紀仁斋就这样逍遙法外了。看！那个世道有多么不平，有多么残忍！有多少阶级弟兄象我一样，被这些杀人魔王夺去了亲人的生命啊！

### 五次上告冤沉海 地主官府同窝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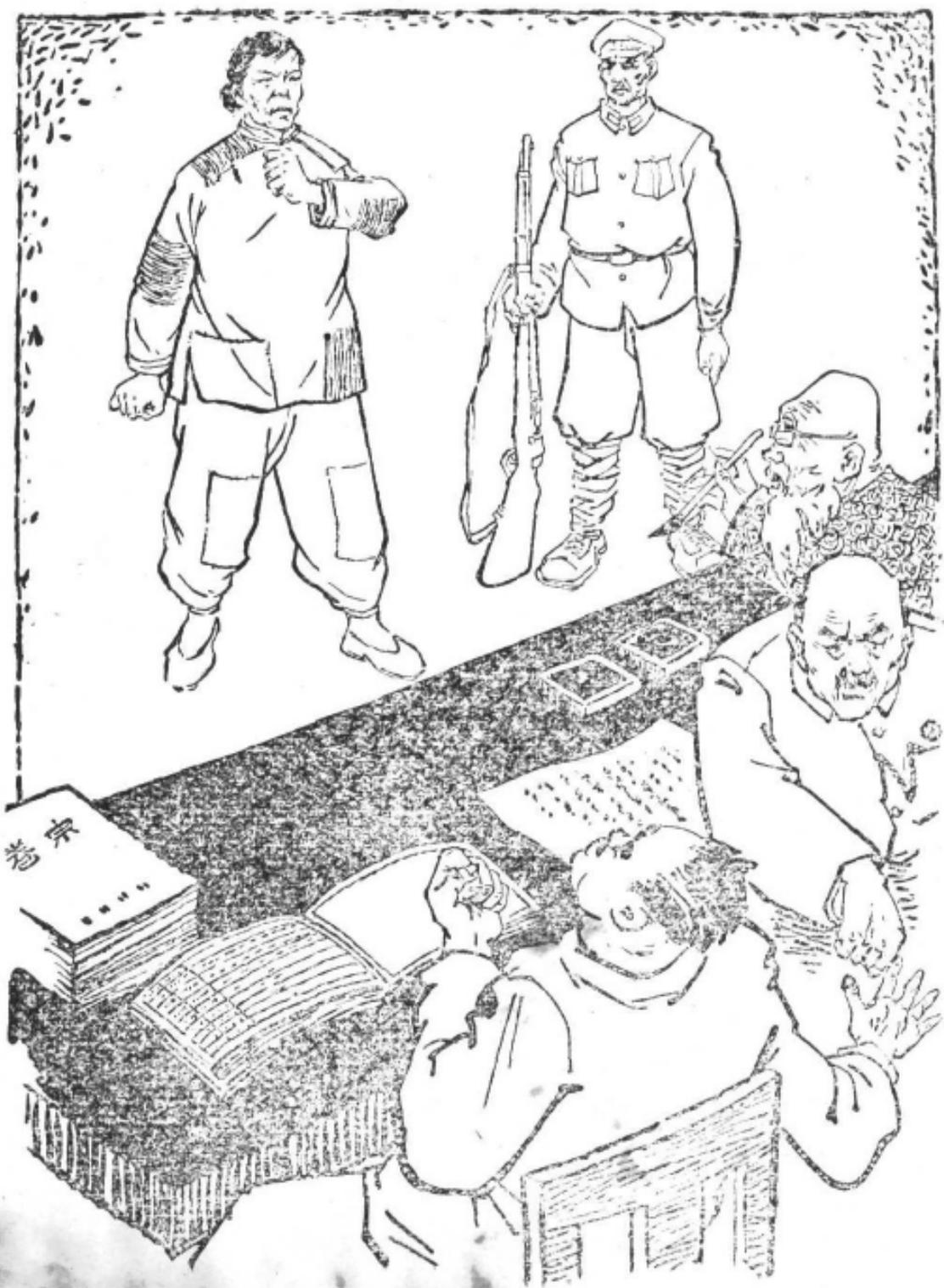
父亲、叔叔被残害后，俺娘沒有被吓倒。娘擦干了眼泪，对我說：“孩子，这血，这仇，咱要报！就是卖地卖土、逃荒要飯，咱也要喊冤告状！”可是娘哪里知道，国民党反动政府是地主恶霸的代表，他們和伪区长、伪队长都是一个窝里的狼，都是压迫我們穷苦农民的反动派啊！

俺娘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三亩九分地和一些破旧家具，就領着我和弟弟，一次两次地到莒县县衙門告状。狗县官受了杀人凶犯杜子云、紀仁斋和王立~~的~~的賄賂，不但不受理这场官司，反而誣蔑俺爹是~~“真土匪”~~。俺娘是“土匪娘們”，把俺母子轟出衙門。狀~~不~~准，喊冤不成，連哭带气，眼都几乎

耍瞎了。

这年八月，听街坊邻居说，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来莒县。娘又领俺兄弟俩来到县城，不顾伪警察的阻拦，冒着生命危险，站在街上一连等了两天。第二天中午，这位伪省主席来了。俺娘儿仨就拦路喊冤告状。又等了一天，才传俺娘去过堂。在堂上，娘哭诉了爹爹、叔叔和两个哥哥被残害的事实，伪省主席装腔作势地说：“把杀人凶手杜子云、纪仁斋、王立俊押起来。”起初，娘以为这回可有了报仇雪恨的日子了。那知，这个贪赃枉法的伪省主席只不过是在娘的理正词严地控诉下玩弄了一个骗局。过了不多日子，杀人凶手就全都放了。娘得知后，就去县衙门质问，结果被打了一顿，还押了两天。

三告不准，娘满肚子冤气。她哭着对我说：“孩子，咱就是一指地不留，也得去告状！”娘又把叔叔家仅有的二亩地卖掉，带着我和弟弟，一路上讨饭来到临沂。到临沂告状不成，又上济南，结果还是不成。一连好几个月，俺娘儿三个，告到那里，那里的狗官就把我们赶出来。俺家这杀亲冤案就如同石沉大海，无影无踪了！



## 流落外乡受苦难 翻身解放見晴天

打了一年多官司，全部家产都折騰光了，家里穷得吃沒吃的，穿沒穿的。恶霸地主象餓狼一样瞅着我們，恨不得把俺全家人都吃掉。在家沒法过了，娘又領着俺兄弟俩，流落到日照县。在日照俺母子三人，夜宿屋簷門旁，日求殘湯冷飯，孤苦伶仃，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过着悲慘的生活。

一九四〇年，我們从日照回到老家。这年，日本鬼子在紀家店子安了据点。杀人凶手紀仁斋，又当上了汉奸区保安团长。恶霸地主王立俊，更加猖狂了。他又想拿俺兄弟俩开刀，并威胁說：“狗杂种，你別想露头，露头就把你們抹死！”俺娘吓得夜里不敢睡觉。一天，娘把我叫到跟前說：“这狼窝住不得……”娘一句話沒說完，眼泪就簌簌地滾下来。她抽泣了一会，对我說：“孩子，你快走吧，先到外面躲躲，別忘了給你爹、給你叔报仇！”“不会忘，娘……”我哽咽得說不出話来。娘和我对哭了一陣，就分別了。这年我二十岁，从家里出来，就逃到了

东北。在日本鬼子統治下，我在东北做苦工、卖大力，整整熬了三年。

一九四三年，我从东北回了家。第二年，八路军来到张家庄，我們貧苦农民抬起了头，拨开烏云見了晴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領導我們貧雇农成立了“农救会”。我弟弟当了农救会长，我担任村自卫团长。一九四五年，向地主、恶霸开展了斗争，斗倒了王家“四只虎”，分到了土地和房屋。杀人凶手杜子云、紀仁斋和王立俊都先后被人民政府逮捕依法处理了。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永远摆脱了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成了新社会的主人！现在我拿着队里的活就当成自己的活来干，我会点木匠活，每到春耕种种季节，就主动修理农具，犁耩耙耨，准备得停停当当，促进了生产。

在旧社会，穷人病了没人管。现在，政府照顾得可好了。一九六三年腊月二十四，我的胃病忽然发作，胃里出血，痛得厉害。卫生所给我打针吃药，抢救过来了。全部药费政府报销了。想想现在，我真不知说什么好。过去我和弟弟不识字，现在我们四个孩子上学了。过去我家被毒打得只剩了三口人，现在我和弟弟都

有儿有女，已经是十多口人的家庭了。我家有劳动能力的人，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的幸福。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们这一家人。母亲今年七十一岁了，她身子很壮实，从她脸上再也看不到当年那悲痛的苦样子了。她老人家常常嘱咐我们说：“一定要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别忘了过去的苦！”是的，我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牢记过去的血泪仇，永远不忘本，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